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吳郡張大復日著

筆談

疊浪

群豕石一名疊浪取類不同肖物各得暮夜月明常  
與僧提竹爐小憇于此群動既息覺此身出沒洶湧  
波濤間自詫吾生能與鹿豕游矣昨有至其處者見  
群石皆裂初以為斧細視之裂自下上諸不受斧處  
無不裂者嘗聞蛟之出破石夫其下有伏耶山中

言石之翠自去冬臘月廿六日致其時  
謂之臘迷噫嘻終臘而雷鼓非其令至亦送石象  
何餘化之舛歟人之戾歟石之災歟

穎

茅順之有穎癖每言吾穎不獨佳可令意在筆先  
嘗癡之年來果得狂疾豈不可遣王道彰以穎語  
公爲作穎表蘇州人謂之穎彰言非彰穎則文亦不  
能佳故是標榜之習要非無實而云也今日蘭道彰  
比舟中雅無疾既死人未有知者當有記白玉樓

聞之帝耶何死之處也嗟乎十年之間道彰已死  
之亦癩發而世方竊其價以自高無實無癖不亦難  
乎

智評

楚黃璜孝介先生智評一書其第季常當以別本相  
付且云顧元城有梨棗之約心常念之此書不可  
傳世人亦不可不讀此書乃不知李翰林試楚還就  
有成言于季常矣季云先生述錄群書時意就一時  
所記憶書之尚須編次就中所載時事亦有十二

此中傳聞不類者姑置之第存副理於意云何  
疑以傳疑政者闕文之義以其信而傳之疑則  
非先生全書也李以爲然夜歸草堂喜不能寐全  
發其書讀之併錄跋語于此雨氣淋漓覺殘燈照  
多致先生書凡七品皆神品神品者機將萌而先  
福未發而先觀光怪么麼望之而走即如神之智何  
讓矣一妙品妙者機已萌而福且發運其智力轉移  
甚巧致宵入忸怩以韜藏群豪踴躍而歛暴功行  
于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一能品能品者事已遂而

禍已成運策出奇旋轉咸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  
即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一雅品雅品者以割  
至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械非械中倫中處  
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爲端人而要非畫地拘方以  
異耦變諧務者也一譎品譎品者踪跡詭秘蹊徑迴  
環揆之正人端士多有不爲而于事亦或有藉儻  
稱藥囊中硝砒乎一具品具者備也可備爲者事之  
用具者器也可通于一器之致隨時候捷應而不  
無之未必決靡有之亦足破結夫之未必濟時少之

亦足解頤而存以養其正一坐品天作德  
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  
面壁坐僧主人未必其恆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  
弄之鼓中良可畏焉外不為而平章亦定  
梅  
庭梅將開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尋正繁子  
恐或云宜亟剪以專其氣童子戲投腹中花爛  
碩而圓澤于本根者毛嬙西子之狀後宮也曜朝  
煥浮雲設老于江皋獨存標格耳嗟夫

### 婁子柔郎

婁子柔有郎而慧善讀書子柔心甚愛而嚴勗之如  
成人嘗語人曰為吾家兒不得不如此蓋年老子幼  
誰無此心予聞其語以矣夜夢子柔携其歸來訪  
頤秀目顧盼甚偉語言嘖笑問子柔多侃詞正色移  
逆閉其所將然而憐愛之情隱然自見于眉宇殆不  
可擬議此何為者乃知今識田中下些種子必結  
境可懼也哉

### 問僧

問僧齋否荅曰不吃齋但飲酒

作戒

汀州使道歸省思一往候名念東坡云無益徒勞  
答也便欲取此作戒不生勞擾想自良于爲戒也

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徃徃功就弘偉夫  
盡其才而求助于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  
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  
初甚矣予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

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虞書此

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  
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譚家文

文真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又如王夷甫捉玉麈與  
手都無異文筆如楚畹數莖香韻無非大國又如道  
蘊談玄米亦成滓文昭如半天朱霞踈梅掩映又如  
子太叔美秀而文文蕭如出水芙蓉不妨秋老又如  
子長作賦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餘子種種所謂

餘歲之良矣

趙必達

趙必達撈柱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

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

髮

狐虎

田狐蠶食于楊村皂虎脫視于涇口啓侮開竇蠶自

內生雖人生不可無外想而泉下豈容有隱憂疾

之年誰復堪此

吾衰

丙午居先夫人憂哀至則謝客庚戌之痛多忍哀對

客而至于今直借客遣哀矣自證本心其實等衰

而情若此此以知吾衰之甚也

哀

哀不可忍哀不可遣故凡平居忽忽俯首多睡若夢

若醒以至髓枯而髮白者皆忍之致效也一往而還

盡哀而出猶愈于遣乎

哭世長

兩章既勝拜號環亦漸知女則雖復淚眼相看  
悲喜不勝迷意淚亦自止不似哭世長傷魂動魄一  
往而不可收也

書

書入富人之腹如積米太倉只有飾揚時未便有支  
用時入貧人之腹如村兒驟獲異寶隨便示人但知  
入手光耀不覺寔態無餘蘇子曰流于既溢之餘而  
發于持滿之末韓子曰獵其華而咀其英況其流而  
涉其源當家人字字實證

屠長卿

屠長卿云眉睫繞交夢裡便不能張坐眼光落地  
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射微夢醒開  
直教衝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有覺萬緣都盡那  
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  
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王子虛

王子虛既寔交對人討算既未有休疑其  
腫承膏彩守孺和回是殆不知作家者

曰子虛將不免矣後儒問故也曰子虛好親其  
者相耶春來予方理啟帚子虛喜請行之四方其  
殆不瘥矣

放利

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蘇子曰吾眼中未嘗見不  
好人果是未見不好人之眼則亦不見天下有放利  
之人矣何怨之有顧處今之世得銀眼果不寬不  
世路太窄語云財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視世之所  
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指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  
以為不誠不情之極矣故夫惡放利者其怨滋多不  
亦宜乎

掃墓

清明前後多冷風霖雨而今歲慷慨甚矣狂飈間起  
雨十日不止朝來光甫約掃墓予心疑之乃不意自  
設奠至享餘雲物澄鮮禮畢而陰既享而雨此人  
之偶然亦人心之一校也記曰祭則受福吾甫定儀  
節行之自光甫始而陰晴若此知予祖之格思為





技其所欲聞雖甚稀意時笑而承之此傳是也  
然其所以稱謂為花其所最忌雖甚嗔心反唇而  
之此修卻之躁人也然而愚至存焉由彼之說  
識者鄙由前之說不免為明者疑故夫心術不可不  
端也雖顯然修卻可也  
耳目  
碍世之物惟耳與目知道者十之龍亦不更廣書注  
亦不更小鵝亦不驚者是也世者混之脅肩諂笑  
曰接尻者是之境人哉願學焉而未之達也則亦

望雲圖

先世長大病時曾為故疾呂渭陽寫望雲圖卷頗具  
愜請予題其首予政以世長病悶悶未暇也今日與  
張季修話其事默想前境不覺潛然昔王子敬既死  
子敬負病來奔取季敬稊殫絃既不調擲地曰子敬  
子敬人稊俱亡遂慟絕人生當爾時安得替疾都不  
成一聲即潰裂耶

子敬母梁夫人昨午時終余月辰在道人來告曰

不知予何為者頃過之牀無悼舍燕貝周身燕水  
燕龍如內外梁孫之役搃于燕家燕室之辰生竟  
苦極矣猶憶孺知之幾家四壁真而母哭其子  
哭其父孺哭其舅妹哭其兄弟男女哭其生此年之  
今昔又何如哉

小立

晚刻偕趙九如小立城西覺眼光意識都滅綠  
雨亦復不成佳境語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

是主人要湏精神健在

志不樂

貧者何以不樂為好禮也富者何以不好禮取自  
也富非適已之常禮非貧人之素與長柳聞之用美  
我師眉公亦云日來擬賻王母而來屈于力之不  
不及吾情用志不樂

夢李公揚

李公揚外察長安心甚不然之汗漫遊亦古人常  
夢道此身寒重車公積多即而不檢于則亦長矣

此置又家之... 寒北游南... 非將還氣象也... 劉致亦古人...

癰瘡公辨

語云癰瘡之疾言雖疾不害也自今觀之疾無害于  
此者余夫糠粃眯目去刺在背雖米雞之養誰能  
刻安此者乎夫疾豈非道體不安則必損眠食眠食  
大減則必傷腹心蓋味鷄犬之好而天下之大  
出焉且非獨于此也其用物必鄙而不經穢而不可  
近治之者未去沉痾先取羶患即得其術而薰眼  
神之害疊出矣王祥治為予言吾力能已之且不可  
將請試焉

大風子

四十九粒去殼

水銀

二錢

杏仁

一錢

胡椒

生肌散

一錢五分

黃芩末

五分

用胡桃肉拌研為丸

周與言

前輩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婿周... 婿丁二公皆  
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子幼母異析產紛紜丁  
為其婿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婚意耶提之  
為其子樹人耳不聞婿周使隙子丁婿不使...

也丁未感悟懼如物而二子亦各受其  
聞之曰與言可謂條暢曰

蘇文登土山

蘇文登土山山與大對頭卒而子與林益

循土山而西度交徑上坡則屬鹿城其地有古垣  
木映帶左右若山迴路轉高迥幽邃仰睇碧落政  
雲光常戲語同人此山中一線天也宜從沙吳叔  
驢于此否者暮夜月明或弄影長嘯或二三靜  
香露濕清吹遠聞斯亦境與人相得者乎偶思其  
呼季弘晚食而往有衣冠四董先生徘徊都不發

語何歲無月何地無竹栢但少閒行如吾兩人此夜  
未許予道

### 牡丹

晴光雨思盡態而出砌上牡丹便有一二瓣欲吐新  
韻晶然作水紅寶色淺于堯花蠟而醇膩過之真人  
工所不能肖也念西行當復十日恐遂無花然朝來  
已食其鮮矣偶得句云幾回欲問催花使上苑何如  
趁曉看

### 破老

水滸傳何所不有却無破老一事非開缺陷  
肉漢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

中庸  
有鑿池畜魚而日取數錢實直放生者或告之曰君  
功德甚善其尤善于不畜乎主者大恚語而不養不  
殺是謂菩薩噫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 古鶴澗

祭如張苑馬任廣寧予與文輩數十人送之舟抵古  
鶴澗而雨甚不可止使不負馭術夜宿橋空得令

又明日戴星科跣領畧秋曉之勝遂解維而西迨今  
十二年矣苑馬之象行可既化爲烏有而世長亦稱  
古人今夕徘徊澗口追憶其事仰睇明月都黯黯無  
致

### 白民登太華

風正帆懸鳴柳可喜命三倩再讀于鱗遊太華記  
憶白民自華還語予曰世人讀此記多異同初亦不  
然之然未習其妙云其說曰東北雷中峽栽客人在  
右穿受不滿足穿受乎如决物人走出如自亦中者

又曰罅中穿如快中峽中之網垂罅也  
汲也又曰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與身  
吾昨者從雨若雲舟中覆按之覺腰脊間始隱隱  
矣張生曰夫所謂痛定思痛者非然乎  
紀初以銳心上帝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夫  
亦善載腐肉朽骨矣

扯淡

東坡見悍婦爭言笑曰一點靈性都攪不猪狗  
中此非戲論也蠢茲庶民當其心頭火劫穢喉下  
未消誰不為悍婦者而笑人猪狗狗咬也哉新鄭作  
相可謂赤心為國其致也疾書扯淡數字投筆便  
大根器人到頭自脫今世之人處非高公之據腔  
救時之血而沒沒不知淡者其性靈何在乎

盛事

崑張某者使酒恣橫嘗以睚眦殺於某敢得視者  
貴者休沐里第遍訪親戚故之及張張恣甚達其  
奴曰為我取若頭來免汝死其僕旁皇貴者之問  
惘莫知所措貴者屢出迎客屢見者使僕問其

屏息求死不敢言強之始道故貴者曰君行  
與詣張謂曰若何痴耶吾頭故自在母令而使  
何張亦歡然置酒盡醉乃別玉祥治曰此感世  
也今何望身白面節擁千金之資揚揚出外  
食婦女自快諸黠者陰釐之扞直指網囚矣况夫  
家郭解之俠非盛遭時惡能行其意而愉快焉

### 徐有望

徐有望風流自賞老而彌敦許伯清吟醉開吟不  
其樂江上美人也蓋嘗聞之薛涪漱云今日偶候  
恙子有望之姪元修道其梗概如君淑言而有望  
年七十又六老矣

### 過惠山

去歲秋末抵惠山不能登遥望聽松亦復強作詩  
飲酒五合許此來絕無心情飲亦不能合顏然新  
矣語云情隨年少酒因境多吾于斯語政復得半耳

### 息香草

橫田之草曰息香草田之草曰穀精蓋精氣之所  
會而生稻之貴于五穀其末流猶可觀夫息香五

後教傳爲類去尤其精義難來談之徒又  
世微乎微中夜痛極我遺乎田野者焉又或曰此  
香草也詔率

夫語玉商山先生因與子下微語如數言且  
顧作伯嘗語予金城有獨行君子曰玉商山先生  
識之時未甚子夜飲君常齋中於修甫者先生蓋有  
堂聯云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澤天地間要做獨是男  
兒由自觀之豈非獨行哉修甫又言先生有庶叔三  
歲孤育于先生之父居無幾父死先生肩其任而

籌之歲有歲會絕無那移出入累數未金還叔而叔  
多樗蒲狎邪之好先生思所以感悟之萬端莫得嘗  
夜雪裂膚先生手持燈大候道左鷄鳴喔喔叔從博  
徒來先生謹身感容拱語曰叔毋勞耶其叔莫悟也  
平生有所造未嘗從親戚飲食一時北面先生未及  
外履常滿絕不通十挺之束君親之外獨是男兒殆  
終身不易其言者耶馬涵虛曰予游金城父知先生  
然未盡其如此因與修甫君常輩嘆古今獨行之士  
見于載籍者多矣然皆苦節不貞之務如先生之志

敬乃可貴耳先生家故中上多僮僕遺必如周平  
年七十八未嘗使人滌脮曰此非人子耶而令以手  
捧穢乎史稱公劉不履生草竟先生之念可庶幾焉

諛入

貴者不好諛此非人情一縉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  
曰如公言縉紳大喜乃不知諛入矣

訪孟長

訪孟長知愚公未詣茗溪往候之談笑間知二兄之  
交歡如故也異度幾不免虎口今已放還將抵舍

鳴掌教石埭地僻而民習于厚絕與此中相宜  
部郎元璜緝甫婿也孟長言其人大快士江左右至  
有儷者文起居竹塢白民謁黃山凡夫偃仰山中貧  
而適古白游雲陽卜居已定數端者皆所樂聞但風  
利不能晤康侯此兄才高眼濶不審其近菟若何

蠡口

望齊門北有蠡口相傳云范蠡所從逃海地也王元  
美曰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徵哉予  
往年客蠡口舡上人指以相語竊笑之今日將過

山取道于此因載元英之說以信世之信古人也  
美者多妄也

### 三花五子方

予自初眇有教予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寧益  
于用乎遂止揚州張某嶽謂予准僧某者灸眼暫然  
問之則服三五方丸也此古本所載耳而修合之法  
稍異則効不効應焉此婦請以相與予病久且老再  
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劍術其言  
多不妄

### 過唐市

長枕大被兄弟之歡也辛亥中秋前五日與世長托  
宿于此時暮夜月明如晝僧天涯者出遊小憇廟中  
洗沐訖乃臥兄弟之歡已此矣今日舟過唐市撫景  
悽惻覺風風雨雨都來惱人

### 先合後離

戊子哭父辛卯哭姊丙午哭母庚戌哭女癸丑哭弟  
二十七年之間肉骨殆盡而毛髮爪齒髓腦顏色無  
一如故者語曰三十年爲一世此寐足怪顧念其間

有何佳味而戀戀乎陳眉公云凡得奇所溪先難  
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合而哭積  
合而白齒牙合而落手足筋骸合而拳縮乃至歸地  
歸土歸風歸火豈不痛哉可不念哉

周仲昭

周仲昭既死垂二十年而風度宛然夢寐可與也仲  
昭饒志而多情見予輒有婉孌之色望樓迎笑隔岸  
依依此其生平必然之致即夢神巧于造境乃至夢  
明親切爾爾耶將朝來因見陳仲芳而思其兄長矣  
所居又思其郎婿于鄉不知今何狀耶吾春來多夢  
所見無非故人或曰此老人之態常然其果然耶耶  
別有徵耶三歲相親五更一夢冷風聞蝶栩栩魂銷  
伯衡夢世長

徐太史伯衡夢世長辭歸金潼橋召檀相語其辭甚  
懇莫是魂魄猶思豐沛耶寢寐相接之交當世能  
偶然值之必非所樂或諱之者多矣

春

予十年不見春物頗能識其光氣自謂領夏物意

冉冉而不襲者。淡也。澹然无忧者。香也。今  
怒坎踈者。妒也。麗已遲而神意懶者。風也。寒峭日中  
暄者。晚也。憫然充盈。卉盡態者。盡也。忙疾者。性也。此  
予之所領春也。而今者。大抵一忘矣。然猶憶白公詩  
云。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  
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偶書

六時靜默。由他燕燕鶯鶯。爲三月烟花。交付風風雨雨。

藤花

藤花膩紫而清芬。蟠屈善麗。其狀爲攬。爲掣。爲攀。爲竄。爲  
偃。爲蓋。爲樸。因高爲幢。過俯爲虬。飲蔓衍駢羅。所在  
多有。而予所見。朗仲之藤溪。未一二矣。李雲杜言。金  
陵劉村有雪坡墓。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糾蔭。廣  
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羅拜而已。雪坡  
之裔孫所建。語予。每春。晏花香闌十里。而李裒一又  
引太史公。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之言。疑  
之也。雪坡讓鎮遠侯。不就。後世高之。宜與許由。齊  
往。歲曾訪藤。于薦巖寺。左顏森蔚。觀者絡繹。而至。

使者甫偵之業而不死寂無復聲矣

### 日者言

有日者言日逢巳祭君多言語擊刺之傷必遠游乃免且有適焉嗟乎予患不游游則適耳其如類索之形不得輕載以出何請盟于心守口以待之不免則堅塞兩耳勿聽之日者笑曰夫且塞乎聽畢矣

### 景物

蘇子由曰于善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以激發其志氣此實落讀書語也予為兒時頗洗

嘗教之就學山中曰君好讀書必求助于景物吾所讀書必不靈迄今三十餘年眼光久廢胸中猶存種種大地河山洗馬之教也陶會稽居佳山水間無念和尚閉戶參學袁柏修問志曰近來參得何道蓋諷之也今日讀歇菴表池台寇諸篇竟與公如胸不盡

### 戲書

危嶺飛龍之隔必生淨穢之觀剗剗終業於靈公  
瘧非幾於吳起是以明智承恩務難其後仁人用愛

陰熱性也吹冷為熱非性正熱好而情也非好之  
虛情也著是以鳧短鶴長斯為同仁之化修其  
摠屬後天之刑

玉喬飛鷲豈伏謁之龜趨莊子專空處遊之危  
不求字義巧竊書詞往謀其後利膺本文所以死  
喜則相靡皂極之交皆然歸囑進若如味坐情  
愛難免淪淵是以傾蓋之歡必有知人之暗後將  
懼不生屢至之時王夫必有言其與人也易其法

必速

何如老白舡中羞抱琵琶半遮面淨似蘇家堤上  
為長老戲叅禪香山社偷得些閒春夢夢裏生期  
齊牙善意栢公之口無所施其舌張李衛知微君  
集之馬不得信其馳驟斯蓋神者着影非閑哉之  
物是以淵魚之察謂之不祥知幾之神術所無事  
書是向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味為老友但

半偈轉恩前境真空

逆來順受甘為罪已之歐釋怨將恩不作書用之

蓋人性豈若無偏哉心者容有偏直須就心  
稱公道但欲自乾唾面已結冤家

學問講習少年無不老戴罪過風流尚使常  
此今日最陋之習也耻躬不逮以思歸益庶無辜  
非里巷間物政須自覓其不特非愛憎中又宜  
人所不及

理直氣壯明目張膽便有沛夫快悻悻之意必  
明之綸巾羽扇如曹氏父子之橫槊賦詩為美  
夫非盡人之子與

### 優伶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令散處乎野北視之旋行  
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成名遂身退而終不  
能自放者乎張伯任先生曰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  
優伶舍其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  
修邊幅于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 怨

習懶成癖且不欲以面孔向人每有倩作書游揚  
他技或從中居間者輒遂耽累且不得已然後為之

及後人或不應則嗟嗟不已蓋予之為人常  
爲常密歎此而奈何懼以所不欲溷人不得則快  
哉已懶人安得獨勤已癖人安得獨通已不欲向人  
人安得爲人志已守貞自有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 張環蟠堯圖

先夫王母方以嘉靖改元通甲子有繪諸堯圖爲  
者曰張環筆力道細有宋元人風概兩世不多得  
品故在妙能間上有序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

也詩于左者曰德興訓導周秋汀瑞餘平令闡時

雲瑞安訓導鄭子充近仁右上杭令高歸田以政

府教讀王真愚 下則僉憲周鶴村 孝廉吳純

甫中英皆當時知名士圖藏先九德家萬曆癸丑光

甫弟歸予自先君歿不幸廢視家藏殆盡得此珠  
珠返璧悲喜不勝亟付裝潢家表而新之未兩劫  
將命桐曝書畫復紀其事屈指春秋蓋九世四

茲矣萬曆甲寅四月初五日

焚香嘔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窓却不可少

吳者難中自曰風俗正日

晚刻與元瑜平甫勝可飲追述先世長事笑風俗  
不絕倒而所作書畫藏友間罕有存者世亦難得  
知手足之痛隱隱怛怛至于今白書畫清淚非獨  
浮私蓋亦有才難之感焉

數見不鮮

往歲與諸賢作會謬承推獎心知其無當也要以一  
念之信則自證不負云中年病廢便有六六眉眼  
傷匿影避之其游如昨者較然不欺矣邇來氣衰神  
憤每臨流對鏡輒欲自掩其貌柰何以此僕僕向人  
陸大夫有言數見不鮮不可不念也况人合之交既  
老而不能見顏色者乎

得禍

謝靈運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  
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知爲靈運乃安此輩  
祖父之資自雄高華極矣然終不免於禍本朝解學  
士與善檢討恃才放恣其書請鑿章江水便往來

誕彌甚擬福彌遠亦宜其壽蓋章四外外  
跡之報身自然高華歎美然不免於本  
賦性迂懶不喜作違耳目所及多宛服語言之  
然欲嘔張幼子一生襟襟騰赫荷捧道黃  
此豈復有人道哉其得福宜烈矣豐進士坊才高一  
世晚膺腰簪之疾僮不能起常着五色雲衣使兩人  
直舉之作張道陵奮袂狀此死今出樵亦屍去耳  
觀乎寧惟不足于內要亦今世報身應招拜自耶

金小二

金淑真女小二慧婉多風喜談諠多以意甄叙人物  
而綢繆之雖甚有力弗能間一時空群物也癸丑游  
虞山有富者子集珠翠數千金為一飾會里社於  
孫夫人凜凜有捉刀氣觀者艷之為之語曰就中  
騎粧偏好昨日崑山縣裏來未半歲死張氏或曰張  
蓋其所甄叙云予觀古今佳麗誰不黃土冷在  
十二三簡簡之後最先朝露者耶耶難然再再  
殺飛奪明年欲嫁今年死二過之矣獨其母笑然  
倚之多驚覺之擾予每出南郭望東偏綠楊樹色

彩雲易散懷然美之每出而深望東山  
祝燕平餘歲今年天二國之美辭其  
雙燕惠然主我心念之昨夢也而不祥  
何傷乎  
颺耶民或侮耶將情結爲境告乎以  
先徵耶神不  
耶抑夢禘者祥耶毋如日者占感騰蛇  
耶將乎有不  
祥徵邪旦起  
盥洗馨爐再  
拜而祝神許  
之耶祝曰毋  
害吾襟母汙  
吾琴戴飛戴  
雖共語春深

桐夢

桐夢世長與一紙纏纏百言多不能憶其末云名  
故使汝不足然未嘗苦汝之終不足德誠故使汝不  
發然未嘗限汝之足以發斯言不爲無理可深味也  
又語桐曰里將社多張水戲囑汝弟慎勿往觀則該  
諄命之矣記以示檳檀袖

蘭香

周舍章有婢曰蘭香王夫人媵女也薄有姿調舍章  
昵之遂謹其身搃內外之勞周旋如克先諸作務垂  
三十餘年章既病備兼子女之孝章死事王夫人  
動左右之奉行年五十屏處床後聽夫人指授無不

四嗟而具婉糖之性如嬰兒如履女亦是有言  
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手卑微斯人官之矣

麥秋

麥秋峭而不肅小春華而不靡

楊忠愍

野夫見慣不情事鵲噪鴉鳴捉不知楊忠愍題扇詩  
也戲場上真正活法聰步步本色

穎人

以人姚玄倩以華亭薛更生書來為穎客且云  
不減古諸葛諸葛以子瞻名後世令子瞻生是時  
未必與澄心紙廷珪墨並稱何也湖筆自陸希阜後  
無慮數十家日變月化至茅瑞彰非獨筆價蕪多筆  
情矣玄倩少年耳聽其言多爽氣且知為瑞彰之繼  
子技必不俗晨起試之果然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今臨自射以燕

吳郡張大復五著書

筆談

王於潛

王於潛表好讀書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先

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建緒而至不爭奇也嘗見頭

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亦吾鄉無先於潛者矣後

世德肯終淡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先生

曰今日餞秋榜新即座喜無金伯聞意味不復煩

術聞於潛得牛其是也喜也金針關書於下則其  
斷齋潘林獻、始丙午冬齊斷齋南自王武王去  
潘叔獻讀書密山中中經歲不踏城東樂所樂也  
而輒止選刻義構宗馮黃公氏而訂必也其謂此道  
不妨問人吾觀少室樵師需以悶頭引太要漢詩  
門何疑於條義耶沈丹東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  
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奇觀矣三十  
年前故嘗萃吾之力為此藏河二首餘卷在樓雲情  
舍之東軒頗自矜秘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意必  
有物妬之不意君中乃有叔獻然則書藏者故隱  
為祝融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珠寮間以之稱述幼安  
雅不欲先入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其口要於其會  
不了、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者今之辨寒相與  
見其面瘦其容蹙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既別便使  
齋訊不交書又數自使使告某所欲聞即念及之甚  
不應以此營念也

不產五湖公

張治生來居禾稜巷席近宅青霞坊相與  
友老心故若其祖曰肅雲星若此序之曰與食  
駭電奔濤沉寐以應枯髻吹霜慙無不並  
秦雲間之席讀其文何信先是治生居南城  
桂劉老巖在馬光美城居獨將不欲以各  
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患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  
農部馬仲良為巢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述不  
快吾始知產甚溷人乎曰恭教有由來亦  
則割之不違雖而數椽膏靈如故夫先人之產與  
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頃之而移治生笑曰有  
哉

交情

周自淑曹惺倪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理常州何  
所不足曰政欲改其短有美若信之無煩信生  
嘗語于此二人者決定無幾果然大其以而  
此交情矣嗟夫

衛元  
張治生來居禾稜巷席近宅青霞坊相與  
友老心故若其祖曰肅雲星若此序之曰與食  
駭電奔濤沉寐以應枯髻吹霜慙無不並  
秦雲間之席讀其文何信先是治生居南城  
桂劉老巖在馬光美城居獨將不欲以各  
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患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  
農部馬仲良為巢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述不  
快吾始知產甚溷人乎曰恭教有由來亦  
則割之不違雖而數椽膏靈如故夫先人之產與  
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頃之而移治生笑曰有  
哉

歌者無名冠却簪髮王求歡不可乃由子  
之而極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媼以是詩贈者王  
茶三千猶是空群也西來海客不歸心一  
王形體頽索好根紅促坐春風笑之  
定倚玉樹

###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皇岐路間道有巨  
當洲伏淤不動遂依右畔而宿藉草拂石時與孤  
相聞暗想仲蔚當年故有苦竹點綴要祈引流水  
之也濁醪數酌亦自頽然

###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况甚惡念江上諸賢願夏夜行曉  
之槩十年足力頓可無餘馮頭殘月亦復低眉笑人

###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  
於足也黃介子云相傳花蔭極極樓諒則欺必  
盡乃旁擬小榦漸盛如初距其始三易餘矣今  
杪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

却也山多花下好青林丹石藥石岩  
奇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將品  
自三黃結社於此花品爭奇唐僧  
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縷  
橫逗林際若續若斷吾谷丹楹都作  
沉緇迤蕭蕭蔽空而下寒江  
簑笠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  
惺惺未能脫落如  
云日與諸君往來其間耳夜扣受之  
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還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為  
長至夜北入  
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為恨  
衰時遠逐之  
流落何許朝來坐柴堂三孫擁膝而  
喜楚王幼嘗  
辰抵暮絕無履聲相訪嗟乎聖人明  
幽康之節以  
民吾猶及長至之賀與獻歲等矣  
夫也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肅卿先生恭有錢兼屯田  
無議其味曰  
期開發諸有鎔販官河勿問錢期  
流通雖將  
此田期於關種邊帥兵商惟亦朋  
豎木不

之夫既請通若而魁眉睫必屬遺漏言者  
格之以為取盼失之以為得何者錄用則  
通則子無竊也盜符則邊有餘果可後  
守無煩保聚此視渺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  
文察見而稱之謂為履彙燦華何論其先生淵大  
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即文察亦自見其一二  
平華亭既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通萬先生試  
科華亭異之已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  
政府言曰萬君衡士固當何如衡吏遂自驗封

考功後理戎政偶以微疾卧即第忌者蠶之世廟  
不測賴華亭力赦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  
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平視  
龍江府部迎之大璫肆橫以朝妃相悉無能對先生  
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默然倭寇留者  
皇閉諸門男女數萬人號頻城不先生曰奈何先生  
吾民悉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真有  
信之矣

漕河

王先生汝上志頗留心清事卓有定算而所言不  
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清要害在戴村壩  
嘗按志來之亦畧有會而未暢今據清源圖與清  
筌蹄蓋抵掌可述云清源茶城抵臨清曰開清  
河抵茶城曰河漕自儀抵清源曰湖漕開清源  
水一縷西注耳汝性本東入海如會洗無由東  
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萬白資汝而汝東可乎乃  
石攤坎河口為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清  
開漕利河水溢往東開支河故之萬曰支肥則幹  
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夫堤徐邳延袤三百七  
里布夫守之于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利  
高寶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開  
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潮脹則開  
縱之饑則開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  
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續河勢歷然其云開漕  
汝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汝而汝東可乎此僅要在  
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  
公又言河筌有候請改期果令清船無與河怒

此又收時通濟新者不復易矣。高誠以爲  
林下嵇先生錫首以開王侯主不備便作  
慶符令嵇先生錫清強有守初諫如臯以望使有  
禦盜儀真故事解者塞燕飲月簾簾肥乃去則  
報使者先生往迓纔六耳統系歸報御與西卷之心  
卿之矣遂改知安鄉人或尅之先生曰吾少貧嘗  
以縫紉衣我挾策請整絃溪新故屬也後婚嘗親  
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者之吾父見諫曰若耻履  
敝吾恥之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夫歡上官以  
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爲令抗御史者自遂其  
性爲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耳嵇先生不易  
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知故足重也後補  
符年五十七詭引年律以老陶會稽曰先生嘗云今  
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調刺以威我故威吾  
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管其爲監司部  
刺史多乎哉令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成乎  
讀其言凜々矣再補慶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巨蛟  
拯之其人曰如臯令君耶以其徒拜橋下曰德公

以報夫乃假手於此斯非自成之取效也哉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顧其用在遠近則勝負  
陽高鈇溪先生嘗判鎮遠洞夷有相仇者守使判  
之不服判乘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廣明法  
卧榻已碎判乃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視而稱  
之盡服嘉靖間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璫索輓夫不  
數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生宗沐曰是驥可  
走耳乃陽啖以夫直陰令衛師挽王舟從舟不得  
遂巡去有司省費千計先是王主事行部霸州惡少  
七人殺越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捕其六  
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  
逸獄久不決有旨切責理官急郎中仰屋嘆移疾卧  
閣耳先生攝印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來報  
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屬聲曰已獲復何錢  
六人見墀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  
此其機發于心窠於手即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  
稍之淹留人未有不洩之者也何也機之用活緩則

死故曰縋則膠

殺虜

王敬所先生嘗語鄧文憲子謂虜不可殺耶文憲未  
及對王瞠目搖首曰虜可殺也我畏彼亦畏我  
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利其器械有度可  
戰因以卻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犂庭掃穴  
豈難事哉當是時俺酋新款王以刑部侍郎閱視宣  
大山西諸邊常為圖說以進大要謂撫守戰三者其  
衡同而三鎮形勢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

戰尤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為至此非明乎  
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亦畏我備是  
從旁說破矣或云闕邊之道大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不知其畏熟五十後常恥時童煖手補  
去之轉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然即墜冬不用火  
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  
勝必使人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晷之熟慮是水不  
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而不流

雨未交潮漲不信生理滅人道息刻吾每  
不知其俯有時而睡其斯之故歟  
其六江陵  
江陵既秉政上六事內有飭武備  
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開歲季  
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不  
士之勇怯上然之將長閱科臣駱問禮著之曰大閱  
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  
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彙編室防  
謹蓋隱然與正府抗而江陵弗罪  
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誠便國家輔臣與科  
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偏無大臣之度  
者何也

邊賞

邊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  
人亦不得與權堅陷陣比江陵在政府邊左天  
崇恩加必以將士為首其時該鎮諸臣  
賽獨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

有法此其宰相之責不易之論也或云其  
者生坐而專其利夫誰堪之江陵僻處  
大捷告廟自引神年竊德必以成功  
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為能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且閣臣以邊  
賄有之非吾祖宗盛德事妙哉諫言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再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介耳根圖利懲圖來

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盛墨厚匪兼在見三際亦尔  
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說皆從耳本還從言  
未嘗錯一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晚波畫人或問  
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寔好之故是猶  
唐人王開蓋容若紀述便欲破垣而出其筆尚直

天竹

金車天竹能示然而畫雖葉不穢其丹五年天竹

其種之者厚沃不充養亦不勝尺或云不  
法執茂皇九累、光瑩鮮碩不受氣澤嗟乎既折不  
嘗又辭腹滿就瘠而方抱木株故有如是耶尚竟  
舍疏張之徑歲嘗乞金錢于顏附葉云隸竹譜  
木之接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盛明之象也  
於方爲南天之正極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媪

許媪者能釀白漿相貽送能備音歸待給贈果重  
其意不厭當年白宋人遊邊關爾得便一扇亦

周泰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壻佳幼壻周泰叔也往讀  
泰叔試義謂有掄刺都不自旁門入雖復落、將必  
售泰叔見某近草云是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性好文史能爲五七言律吐  
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秘嘗一見之三世周  
不下數十章朗、可誦夫人所居處潔爽異微嘗注  
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纏宿不散

夫人喜祝由爲吾親者願見蓮花葉明有蓮花葉  
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侍兒勿減女伴歸家爲若說  
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慟對二遺輒嗚咽不勝合  
夫人召爾彰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  
請趙端肅端肅爲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  
摩周望頂邱小去毋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爲覆  
被者不致懷惻計爾彰侍夫人寧獨安  
郎鄭毋畫燕之事將一有聞焉

水壺

擁絮透冷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輝直欲  
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水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等世界教而欲逃之自謂莫  
越肝膽笑猶然我也已在告則甘不能而置之托迹  
僧房亦罔習禪定若起若臥惟意所適乃恍然見某  
端倪而未有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  
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倩

夜與元情仲嘉僧孺語意頗忽、不復能另開一  
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元情又言月令房室  
政賴女孫婉孌以消寂寞天又奪之第亦相視悽  
背香山居士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人生佳味  
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兒女不須多能又金粟  
子猶是懷抱間物既後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嘆  
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念不忘吳在大徐思彌每詩、言  
深以不得一見為恨尊賢而不能容衆於今世未見  
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燕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  
絕無有學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猥入画則肖乖戾不傳記則奇異  
故世界合而知缺陷萬情合而知不平香山之詩謂  
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名其醜也庸  
庸于指許大氣力乃欲翻缺陷之案強醜舍於其美  
定之哉

夢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英雲飛湊得星如米滄流如  
子班之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地絮界五色中虛文  
其藍特異如鋪藉翠如空青澄三星綴之如夜明  
如初夜長庚英刺入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  
如梨花春半浴、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  
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永動搖久之不滅自詫吾  
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  
在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不知往境雖然猶恐  
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夜不聞吳鼓半  
政從屋梁墮冷徹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者則貴則人貴之矣  
惡乎希夫夫非驚清而求貧欲貴而希者希也夫  
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處出位之屈  
辱

俸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候之而不名者夫

食其利未有獲本出未利者也  
新利穉穉者存倖名者絕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共淘金巷巷一扇不三  
馬袖襪六越而到間有屋時春春極精者  
步間風塵縷昏共巷質其長其穉童  
張母獨憐之至則啖以糲救饑或出不解入  
戲劇而蓬垢則為櫛分統為針紉紉度不憚  
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利

與牽樞馬不啻而馳且射術埒道中趨臺級至墮跌  
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詔而兒子意若  
以濶遠不屑事兒女籍來此等文字幾入鬼道  
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宮州  
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來夫人  
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入  
慕僧也雖然今之執扇多画寒林雪竹易地則慕

時大彬

入純常... 負日者忘其腹向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  
之政也重綿而居濕微凹體無陰陽之患其孰能易  
之故曰王道平...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窰寶刀不可使滿天... 使滿天下  
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二為而... 矣時大彬  
為人埴多袖手觀奕意嘗不欲使人... 物色之如遊

吏惟恐匿影不... 是以知其... 傳... 價... 巴...  
壺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埴出... 得... 為... 今...  
能二三蓋壺去之矣故夫名者身... 價... 不可以...  
不可以盡吾友鄭君約之... 埴... 死... 夫... 先...  
猶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 此... 破...  
藥而聞者以為可笑也... 舟... 江... 備... 者...  
殆是雨中徐行者耶

近世知人好誦濟南多稱其善平世以爲難得  
 語如昔人言楊子雲以難漆之薪尤其難也  
 不知能言楊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爲泥爲易  
 可揭示人而必能滿其澗夫不難不深以成一  
 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而於感德使世後有  
 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也嘗  
 其人之文矣鼓掌野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爲  
 句累詞者也其爲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于  
 胸而無所顧忌猶曰文淵獨運安能爲善人所賞  
 今之人何鑿也意殆盡愚一世之人高閉濟南惟  
 吾所恣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若者  
 一齋緇古去之曰某家嘗云尔此夫以耳食者所謂  
 一解不如一解歟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宕  
 字史如黃河決溜雖至乎不可窮盡而終爲天下  
 奇觀也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野

每見作遠之人輒欲嘔罵野老則恐其未若也



陳顯遠言蠅拂塵尾是玉謝家物汝輩不須提此甚  
言甚善願使子弟捉得塵拂亦一快事也惜乎某先  
其人耳先輩多矩矱情爽飲酒雅非閨門之性爾是  
京兆嘗率子弟圍棋雖復推敲之際樂然樓笑未嘗  
發聲先君婦語予此老風流故非吾所及也

物色人

邵仲書初不喜聲如輒語僕物色二字姑未相與今  
日見聲如即未盡者都佳夫知不美之為美如仲書

可與物色人矣

江右奇文

癸丑九月文起偕孟長邀丘毛伯遊青丘掠予且止  
受之富會座已列觴于頃雲下問陳大士毛伯顧頌  
曰良苦往與大士閉門作義獨形影自憐再恭問毛  
伯王淑士言尊為文至多可一月數目毛伯笑曰有  
之昔郝仲與自關門戶幾欲嘔心顧甚烈向郝索稿  
輒得四百五十餘篇苦心人功行圓滿不乃大通耶  
毛伯大笑泰昌元年冬留源彙丘陳行卷暨文于予

羅文正貴無學講稿為昔快題曰汝方者文書此  
花朝  
風透竹間轉成大和予家居無竹不知其甚若是  
聞聞之悶然曰花朝若此其如歲否何啓戶視之則  
雲物澄鮮冷風瑟瑟從東北來耳陶周望將發矣日  
夜宿瘦清座溪流觸石作聲徹曉來枕上周望憂之  
曰雨甚不成行矣夫陸處之民不識溪聲何怪而十  
乃不辨風之敲竹真可發一笑也

閒

夜無穿街之鼓則閒村無驚夢之唳則富吾于今日  
見其象矣往時踏月見酒薰綺煖之處多發殺機即  
有念者常不能自主夜來啟扉寂然緩步里許百道  
虹光黯、穿窻而出作寶光色來着人面不謂疲暮  
復逢其閒

邵家即

頃見茂齋即拱揖如成人欣喜輒復悽咽我每見吾  
家孟尔彰舉止嚙笑轉捷而終似無所賴如空游之  
魚惘、不知所止豈孤者之神自相輪耶邵家即

三日病瘵茂齋憂形於色懼不免池的戰慄室  
出如漿數矣乃不能見其勝揖時悲夫悲夫

### 硯池水

東西洞庭山闢氣湧水波千里喊沸而瀆湖一措大  
硯池中亦應其類陡然起立可憐哉小附其大智量  
乃尔耶洞庭君聞而笑之然不知俊厨頤及朔蜀沐  
黨戰蚩觸于角端分主奴於夢寐洞庭湖洞庭湖亦  
若是焉而已矣

### 李縉仲

茂初書齋石岾先生列益景處也縉仲出百義質於  
此某與縉仲交十一年其文不下數變愈變而愈逼  
古翻空微實無非篆籀之文昔安元旭見某刻語王  
又新曰今日又讀世說一遍王笑曰不然前有世說  
今有茲刻恨不携縉仲義眎兩先生當云又見枚乘  
七發也

### 顧氏社

往游顧氏諸兄弟間約為社都在舊府東園或霖雨  
堂中時合時分凡七輩雋者五人盛矣憶昔庚午先

君器仙居泖水于陳橋庚辰奇元城於善慶下  
今進士於草堂謂氣骨深穩禱宇和粹感愛福德其  
明年戊子春見連城驚喜必令秋搏風之翻未數日  
而先君歿是秋連城果雋進士以丙午鄉薦又十年  
登第先君之言不失一二矣獨元宰善病元亮開居  
每一把臂不勝今昔之感云萬曆丙辰春三月潤州  
古樸堂記

劉思誥

中翰劉思誥貌如敦彞多奇偉之識而必依于厚實  
選中未見此人其卽子約有俊氣未便了厭于心乎  
需之將自及思誥與汀州翁善因是館予予自知非  
其任也爲相念特至不敢不一往思誥于此道最  
有力卽錙銖濃淡高下莫能遁也少與華珪徐太用  
筮繼良弟覲文相砥礪四人者皆得之竟失中翰天  
意豈有待耶丙辰記

繆仲淳

憶與仲淳交自壬寅馬經廡始癸卯承病血日夕則  
公亮南軒仲淳爲製方與之癸丑仲淳在王子廟

聞世長病馳過草堂執手言曰元長豈有恙乎弟特請視之視之而有憂色弟與頃次及下自天降今奈何仲淳恍然曰即天降奈何今日再晤薨城為識其語令吾後甚無忘仲淳也

崑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教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之屬爭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勿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

者亦善轉音頗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崇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冰震陳株象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鑑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燿之家而取數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共浙多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于藍借趙瞻雲霄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為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不宣闡常為門下客解說其

意茂仁有陳元翰請甫有謝舍之高門時登樓之  
李季鷹則受之思益荒稱嫡派  
淚零

往與陶逸則周旋北山下彌遠數日時湘夫以初到  
嚶城為歡如不及然其情志頗能得之飲酒談笑之  
間其後四年再題書不類多飲華就實之思友輩中  
可喜人也自是不復聞問薄味玄思致精爽有氣骨  
既歌鹿鳴稍似華艷亦其本色非強作之者虞山數  
月往還便成千古傷哉吾邇來匿影白石軒中度日  
如歲偶逢故交輒問訊當年人物罕有詳者念此寂  
寂無言淚零

樊伯慎

樊伯慎言名宦去思是先孝介意外之事置田輯宇  
是崑山人法外之情據王豫章批允諸儀部魏孝廉  
之請甚善終是崑山人可問樊氏子弟不必問也伯  
慎有妹婿杜子堅名鉉年十八落筆如古敦奕實色  
瑩然獨居山中遂精六壬之用伯慎不輕許人為干  
誦子堅不去其口

許文舉

許文舉將侍臨穎公過存朋友戒熟僅僕然後行里人噴噴嘆嘆之士大夫不微此障終倒牆壁張可卷先生有言貧士登科第但要牢立脚跟轉動一步不得一步伸縮步、須與走過此解殊有味也吾深有望於斯人

劉中翰

潤州士大夫如徐行甫華德夫劉叔熙可謂君子情乎皆無年當德夫被逮時劉中翰許嫁女與其嗣宗亦其嗣甚偉行甫既死遺孤學古方稚小中翰亦許嫁女與之每月朔必就徐檢校器物量度錢布出入既長則籍而還之叔熙有子夢祖異祖賞甚削中翰為籍所入劑所出十年而不怠學古有文自可脫穎宗濂以尚璽之卹升成均弟子中翰意亦少廢矣獨夢祖不以青衿翼祖有雋資擇子延陵不知學就石中翰亦以泉珠可成進朱方黜曰子的氣直上駁、

欲夢馳驅前矣

價倍

檀條金馬車者佳製城屏風街亦有之氣韻故不  
遠大功坊青分百氣稍觸使人有居京洛意

### 湘君

湘君嘗自課孫孫偶瘍不詣塾湘君自教之既六月  
見者訝其孫動止有式多雅步一所親詣湘君許處  
戶寂然孫擁榻作字君亦讀書不輟

### 道伎

道人葛了澄故陳州諸弟子觸憤學道自言我於諸  
行稍習便詣入獨持鉢一事每旦發憤為之空則報  
作而退積四十五日始得不怯唐應德與羅愈卷令  
門持鉢入期會寺中就所施多少為優劣既會羅鉢  
常盈唐或竟日無施者因以此自定其操昔謝尚能  
鸛鶴舞王丞相問有此理否謝便着衣憤而舞坐客  
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阮千里善鼓琴人  
或諷之無貴賤長幼皆為殫終日達夜都不知向人  
所在此際功行豈復有道與伎之別耶

### 凡例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廉其困頽時乃肯不吝即善

都不得乞一字墨冨本求書墓石謀之未嘗容不  
久之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與設九例的  
五文下一字取簾納之爲欣然下筆書石將半馮目  
其簾曰已足遂不復作昔裴晉公祈皇甫持玉作福  
先寺碑記酬以千緡皇甫怒曰碑文三千字一字一  
緡更減不得裴笑而足之張子曰吾欲虞皇馮之類  
半則不半滿則湏滿

視履編

視履編故贈司徒李濟美先生平生視履之作分

名篇紀錄詳雅予嘗得而讀之意頗不使緡閱何如  
裁為年譜如指諸掌乎發意良久未即語人而先生  
春宵見夢談笑動止宛若平生執手叮嚀意欲以此  
事相屬某亦心許徐君允謀制奕夢而前縣令曾  
源書其事請以一月程圖之先生與家府君在堂  
鮑交定生死念無所自致于九原此夢何容派滅文  
晚年訪舊意思彌增雖復垂老多病之餘不忘草堂  
相對每一至輒促膝相語動移晷刻未愧不能為主  
竟談而退猶復步惜別平生抵掌之歡山明水

人世會合盡可改忽昔歲甲子正月十四日記  
一 小青玉轉對綠珠情似絲銀篋某對不詳  
長洲許仲謙見示小青集湖上異書也寶冠一傳如  
異俗工寫照正遠神情青詩云瘦影自臨春水照  
須憐我我憐卿如此流利從何處摸捉來  
大膽識乃爾放筆自恣耶集中書應入昭明選不  
品外錄中豈得無此

### 新嘉驛

一 鑠拈出新嘉驛題壁三詩首絕云銀紆衫子半

一 盞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  
成春江行十三日抵雄縣又於客館得回向妾心江  
岸石千古無變更即心江上水條忽風波生秋  
紅衫子古虔李秀書然則新嘉驛詩甚為李秀作  
疑江亦可人居然不俗丹徒郎善夫索和秀詩竟  
不得一字非關才少正患情多

### 蘇渙

杜子美詩序云蘇大侍御渙者也蘇於江州元  
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矣矣有蘇江浦志云

舟楫而包茶酒內請無逆諫者容數百力者於  
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滄思嘗去書無死狀之外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紀異亦紀老夫傾倒于蘇至矣  
揆唐藝文志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已罵商人苦之  
稱白頭以比莊騶後折斷讀書進士及策湖南崔  
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詠晁反林薛據池集與靜  
不類世人不達變化遂謂子笑譽渙太過亦何歎  
與人迥無交涉渙在廣州嘗作夔律詩十尤首其二  
曰養蠶爲素絲蠶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  
道一女不得織萬夫愛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  
辨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五門吾儕當勉  
旃其二曰毒蜂一成寨高樹惡木林行人百步外月  
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鬼手持黃金丸別  
滿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  
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先才力素壯詞句  
動人接對明白夫豈虛語當年不來州府惡客入事  
都絕後不免伏誅要當以世考之

不學前賢吳稚生是今人通病不辨今人與古人  
作家要訣良方我輩當知自勉

章子厚自臨蘭亭立本書必不佳吾欲自誦乎夫夫  
絕一過慮亦小補也余嘗不賦黃木以表其情

惡夢

某居貧無酬應一切酬應之文皆是為表作奴心  
苦之而其人或有以某官功德未揚某事避忌宜  
令人欲嘔欲割無地有容義欲焚燒筆硯善不復作  
勢未能也春來無此念頗有寬妾神相若便發狂矣

斗隣雞破之不覺欣爾有喜因念世間惡夢覺已思  
之亦是一適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惟覺時之枕席失  
向來之煙霞較此又是一適也世路惘惘正若不覺  
耳誠覺亦烏往不得自適乎正月念三日記

病中

杜子美戲為馬墜歌結云君不見稽康養生被兼  
圓是真語却有屠歌兒舞健氣樂天病嫌詩云病來  
城裡諸親故厚薄親疎心摠知惟有豫章于我分  
予同在翰林時雖屬婆子話須要知得但是開口

俗國奔饋林樾飄飄子請既要味野田吳關口  
蘇春秋  
天下春秋義無先主民而安福解冰花無語今  
但對胡傳看外論有益益有謂勝然也然稍  
公終年作義時借格力於鄉理或然歎然而弘信精  
健兩家正不相及頃求兩家四書義於許文舉文舉  
曰不是說先輩便佳固自趨乘身笑曰正欲以此  
相煩文舉默然坐久乃去

溝壑

往與王孺和言志士不忘溝壑此語太尋常但出人  
跡不到處的溝壑可安意行其志斯為苦耳今日說  
放翁姚平仲小傳陳眉公署其尾曰西子入五湖姚  
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  
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予深有味其  
言因語留源要是此老省得

優劣

外父顧厚田名允烈隱德弗耀太都如騶虞潛深  
雖復不踐生草世不得見

棘廟乙亥冬院試開而賞之是夜旋宿荆溪故周御  
史玄暉合樽促坐甚言今日之舉可使人心蒸死天  
理常存引滿更酌刺不能自休衆客色動皆有滿  
志之意學校優劣談何易哉而今世以干謁覲優疏  
開媒進之路比周免劣兼懷肥橐之謀陰陽鬼馘莫  
可端倪天漏地震星孛晝晦不可謂佻也胄子無關  
氣化也悲夫

不必

物以類聚青襟那得餞輶軒業以群分圓顛何用談  
舉業此皆理之不然者看來事亦不必

遠別

飽煖生淫直是敗國亡家之本是奸必殺誰非聚麀  
喋血之根是以聖人明徵吉士遠別

不妨

不妨淺衷易盈但恐多積不散不妨入眼難合但恐  
去人太輕太輕之去毒於刺心不散之積臭於聚穢

梅花草堂卷之十二